

## 开满茧花的手

□ 卢伟益(毛南族)



李道芝制图 潘迅元宝印生成

秋天悄悄地走来了，凉爽的秋风秋雨，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拂过田野，大地泛起了一层层黄色。

·

这天早上，表姐打来电话，说明春要给二姨妈立碑，让我写一写碑文。我放下电话，眼前立刻浮现二姨妈那一生忙碌的身影。

·

二姨妈是在一个腊月天，突然离开我们的。虽然时光已逝去多年，但她的音容笑貌，她的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，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·

她是我母亲的姐姐，在家排行老二。因为外公外婆只生了四个女儿，二姨妈便当作儿子一样留在家里，招婿上门。那地方是一个名叫“洞界”的山旮旯，村子四周是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，高山下的乱石中，躺着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的山地。二姨妈一辈子就在这山地里耕耘，种玉米，点黄豆，植红薯，用微薄收成，撑起全家人的生活。

·

年轻的时候，二姨妈就是村里的劳动好手。虽然没有上过学，但下地干活，上山打柴，喂猪养羊，样样干得来，事事做得欢。在大集体年代，挣的工分比村里男人们还多。

·

有一年，生产队举行“挑农家肥”比赛，就是比谁挑的猪粪牛粪多。二姨妈凭着结实的身子骨，挑了一担216斤重的农家肥而一举夺冠。后来，村里面的人就送给她一个响亮的名号：“一等劳动力”。因为这个名号，她被同村的一个小伙看上了眼。不久，这小伙便成了我们的二姨父。

·

结婚后，他们一连生育了9个孩子。孩子们在姨妈姨父的呵护下长大成人，而且一个比一个争气。有在厂子里当工人的，有在部队当兵的，也有在医院当医生的。在她50多岁的时候，还收养了两个小孩，一个是她的大孙子，一个是我的弟弟。我弟弟是在母亲病重时，被二姨妈接过去抚养的，当时才1岁多。村里面的人都说，二姨妈一辈子生育了9个孩子，却抚养了11个孩子，真不容易。

·

在我的印象中，二姨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，嗓门高，喊一声，全村的人都听得见。无论什么事都能干，干什么事都得心应手。小时候每次到姨妈家走亲戚，每次都是在地里面才能找到她。她不是在给玉米锄草，就是在给黄豆上肥，经常晒得满脸通红。有时我想不通，就问：“姨妈，你这么拼命干活，难道不觉得累吗？”姨妈摸着我的头，笑哈哈地说：“干活是在锻炼身体，怎么会累呢！”

·

在伊犁，这片被誉为“天马故乡”的广袤大地，从呱呱坠地起，我就与马结下了难以言说的情缘，这缘分如同伊犁河谷肥沃土地里的根系，错综复杂又深沉绵远。

·

儿时，我在兵团连队度过无忧无虑的时光。连队里，几匹马是劳作的好帮手，静静伫立在马厩，偶尔喷着响鼻，踏动蹄子，那股子劲仿佛随时准备奔赴田野。不远处，几户牧民骑着马，赶着羊群，悠然穿梭在天地间，勾勒出一幅天然的草原牧歌图。那时年少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总觉得万物皆可亲近。一天，看到牧民拴在木桩上的枣红马，高大俊美，阳光洒在它身上，皮毛亮得如同上好的绸缎，鬃毛随风轻轻飘动。我的好奇心瞬间被点燃，脚步不受控制地慢慢靠近，一心只想摸摸这漂亮的生灵。可就在指尖触碰到它身躯的刹那，毫无征兆地，它猛地一踢，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。只觉腹部一阵剧痛袭来，如遭重锤，我整个人蜷缩起来，捂着肚子，冷汗瞬间布满额头，疼得说不出话。那一刻，整个世界仿佛都暗了下来，只剩下无穷的疼痛。许久，疼痛才稍稍缓解，若是这一脚再偏些，后果不敢想象。自那以后，马成了我心中的恐惧之源，每次远远瞧见，都忍不住绕道而行。

·

命运却好似故意开玩笑，越是害怕的事物，越是如影随形。长大成人，我穿上警服，成为维护一方安宁的警察。工作中，常常要奔赴偏远牧区的案发现场，那些地方山路崎岖，车辆难以通行，马便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。起初，每次靠近马，儿时被踢的惨痛记忆就如潮水涌上心头，双手微微颤抖。但任务在身，容不得退缩。日复一日地相处，我渐渐摸清了马的脾气秉性。我学会在上马前轻轻安抚它，顺着它的鬃毛梳理；学会在骑行时，感受它的节奏，与它默契配合。慢慢地，恐惧如同阳光下的积雪，悄然消融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别样的信任与依赖。

·

后来，我转行成为记者，牧区依旧是我新闻素材的富矿，骑马更是成了日常操作。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个寒冬，我在地区电视台任职，和报社的袁记者一同前往新源县塔勒德乡（今塔勒德镇）蹲点采访。整整7天，我们扎根在牧民中间。清晨，伴随着牛羊的叫声起身，钻进牛棚，查看牲畜的饲养情况，仔细记录每一个细节；午后，跨上骏马，向着冬窝子进发，去了解牧民们在严寒冬日里的生活百态。马蹄踏在积雪上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寒风如刀割面，可心中满是对新闻理想的执着。那次深入采访后，我们推出的一组反映基层农牧区发展变化的系列报道，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。

·

之后，我又以电视台记者的身份，跟随地区领导前往偏远山区冬牧场慰问。在那里的8天，每日行程满满当当，看望牧民、查看马牛羊的养殖状况，骑马在茫茫雪原穿梭更是常事。冬牧场条件艰苦，住宿简陋，寒风无孔不入，但我们咬牙坚持了下来。这段经历，让我对马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，它不仅是代步工具，更是在艰难环境中陪伴我们、给予我们力量的伙伴。

·

作为记者，这些年我每年都会前往昭苏，探寻马的故事。自20世纪90年代起，昭苏县每年都要盛大举办天马旅游节，天马节是昭苏人民每年的盛事。站在观礼台上，万马奔腾如赤色潮水漫过草原，骑手们的吆喝声与蹄声撞碎云层。养殖大户尼曼的“小黑风”冲过终点线时，鬃毛飞扬似燃烧的火焰。他粗糙的手掌抚过马颈，对我说：“这宝贝啊，比银行存折还金贵。”改良后的伊犁马，每匹能为牧民带来数千元收益，伊犁马为当地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

·

因为这份与生俱来的缘分，因为心底对伊犁马那份炽热的喜爱，我的笔名和网名叫“天马”。未来的岁月里，我愿化作故乡与伊犁马的讲述者，将这些故事，伴着伊犁的风声、马的嘶鸣，一直讲下去，讲得更加绘声绘色，让更多人知晓这片土地，领略伊犁马的独特风采。

的心态，即使遇到天大的难事，也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，退却过。

二姨妈身体硬朗，很少生病，这大概是她长期从事生产劳动的缘故。不料在一年夏天，她却生了一场一生中最急最重的大病，可把我们急坏了。

那天，如同往常一样，二姨妈在离家较远的一块地里干农活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随后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姨父叫她找个地方躲躲雨，但前后左右找了半天，都没有找到一个能藏身子的地方。她无奈地笑着说：“没事，这样凉快着呢！”暴雨足足下了半个小时。回家后不久，二姨妈就发了高烧，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直说胡话。到医院，医生一测，身子烧到了41度多。医生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幸好你们来得早，要不就有生命危险了。”

这次二姨妈在医院整整躺了半个月，身体才恢复正常。我到医院去看她，握着她那双布满青筋、长满硬茧的手，心疼地劝道：“姨妈，以后别再那么拼命了，要多保重身体。”可姨妈却笑着说：“我命大，死不了的。”

听了姨妈这句话，我心里直感叹，她用劳动创造了我表哥表姐一家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创造了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。她用劳动，播种希望，收获未来。

4年前的那个寒冬，离春节就只有那么几天，天突然变得灰暗阴冷起来。刺骨的寒风，吹疼了我们的脸颊，也吹颤了我们的心。就在这时，一声二姨妈去世的噩耗传来，让我的身体僵硬了许久。

就在二姨妈去世的十几天前，我还专门去看她。那次是她闲不住，偷偷跑去地里拔草松土，没想一不小心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。于是，92岁的二姨妈便卧床不起了。

听说受伤卧了床，我便趁着双休日，和小弟一同驱车前往乡下，看望这位90多岁了还在地里忙碌的二姨妈。

躺在床上的她，神色仍然开朗。看到我们回来，便笑着说：“儿呀，不用担心我，我这体质至少还能活个五六六年呢！”我也笑着说：“现在生活好了，姨妈您应该活过100岁，好好享受子孙满堂的幸福时光。”可没想到，只过了短短十几天，她就匆匆走了。

岁月如梭，往事如烟。二姨妈一生默默无闻，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惊天动地，只用一生的劳动，还有那双开满茧花的手，诠释生命的真谛。

## 钓者老余

□ 苏龙

在邕城，“钓鱼佬”是对钓鱼痴迷者的调侃，并非贬义。老余也是“钓鱼佬”。

老余原先爱好诗词，起承转合，平仄押韵，在老年大学，他学得晕头转向。还是学别的吧，老余就这样成了“钓鱼佬”。

网购钓鱼装备，还有遮阳伞、遮阳帽、小马扎、大水壶等物品，老余开着老旧面包车，颠簸在山路或丘陵，到了水库、山塘、冲沟或鱼塘边，选好位置，鱼钩装饵，甩竿放钓。

钓友老白把手教他：鱼的习性要懂，鲫鱼爱甜，鲤鱼爱香，草鱼爱酸，鲢鳙爱臭。鱼饵也有讲究，玉米钓鲤，麦粒钓鲫，草叶钓草鱼。此外，水面要选好，浑水钓近，清水钓远……经老白点拨，加上脑瓜活络，老余钓鱼很快上手，鱼桶内开始有了“咕嘟”“哗啦”的声音。老余自打迷上钓鱼后，风雨无阻，晒得黑不溜秋，一笑，露出两排白牙。

邕城有个“钓鱼佬”群，“钓鱼佬”们常常在群里交流钓鱼心得。老余的发言颇得“钓鱼佬”们关注追捧，因为他三言两语后必有精辟归纳——

“出门看风向，若是刮东南风，会带来暖湿气流，水里溶氧量增多，那是鱼疯狂觅食的时候，就是说：东南风起鱼张嘴，西北风来收竿回。”

“不怕下大雨，大雨冲刷带来食物，这时候下竿就有你钓到手软的鱼，就是说：大雨过后料充盈，甩竿别等雨全停。”

“春季浅滩水温回升，鱼群活跃，夏季鱼群深潭避暑，秋季阴凉处食物丰富，冬季向阳区水温较高。就是说：春钓滩，夏钓潭，秋钓阴，冬钓阳。”

这些钓鱼心得易懂易记，老余也成邕城钓鱼界“名钓”。因其脑瓜硕大，嘴巴宽阔，身段矮小，加以其喜钓大头鱼，“钓鱼佬”们遂唤其为“大头余”。老余手抓后脑勺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不恼。

老余的钓鱼手艺是老白教的，他心怀感激，每次钓鱼都约上老白：一则为帮他省油钱，二则钓多的鱼分一些给老白，说是吃不完。若老白推辞，老余便佯装将鱼倒回水中，老白这才肯收。他深知老白家里大的读大学，小的读高中，钓鱼是为了换钱。

一次，他们两人在江边放钓。老白低声猛喊：“大头余，拿网兜过来！”老余望去，老白绷脸抿嘴，两手紧握鱼竿左右缓缓摆动，鱼竿都弯成弓。老余赶紧放下钓竿，抓起网兜小跑过去，发现浮标下沉不见了，钓线拉直左右游动，竿稍被扯动得快要脱线，少见的大鱼！估计鱼被拖得力气差不多了，老余手持网兜抄下去，慢慢把网兜拖回岸边。网兜到了地面，两人一起把鱼从网兜里弄出来。果然是条七八斤的大鱼！活蹦乱跳，沾满泥土。乍一看是鲶鱼，但它通身没有鳞片，胡须白色，表面布满不规则的黑点。两人就有些失望，面面相觑。

老白小声说：“大头余，这鱼，我，我想卖了换钱。”

“老白，你糊涂呀，这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呀，买卖是犯法的呀。”

“你说出去，没有人知道的呀。”

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？不要为了眼前利益害己害人，要为自己，要为家里人多想想呀。”

“我……”老余咬咬牙，弯下腰，两手轻轻托起鱼，走到水边，手一松，鱼摇头摆尾游向水深处。

后来，好几次老余约老白一起钓鱼，老白都找借口婉拒。再后来，就是各钓各的鱼了，就算偶尔回面，也是客气点头，多一句话不说。

不久，老白的老二考上重点大学，摆台庆祝，“钓鱼佬”们专门安排一桌。临近中午，“钓鱼佬”们陆续赶来，老白递烟端茶，脸堆笑容招呼，偶尔眼望外面，怅然若失。有个“钓鱼佬”看在眼里，摸出手机，发出一条信息。

陆续上菜的时候，“叭叭”，熟悉的汽车喇叭声飘入屋内，老白心头一亮，喊来老二：“快，快去接你余叔！”

过了一会，门外飘进豪爽的声音：“我大头余不来，兄弟们就开台呀？二侄仔呀，叔给你个助学大红包，还有一条大鲤鱼，鲤鱼跃龙门，哈哈。”

这时候，厨师端上一条煎炸大鱼。一个“钓鱼佬”故意问：“师傅，这叫什么鱼呢？”“大头鱼呀！”

哈哈哈！“钓鱼佬”们笑成浪花，老白更是笑了出来。

秋天悄悄地走来了，凉爽的秋风秋雨，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拂过田野，大地泛起了一层层黄色。

这天早上，表姐打来电话，说明春要给二姨妈立碑，让我写一写碑文。我放下电话，眼前立刻浮现二姨妈那一生忙碌的身影。

二姨妈是在一个腊月天，突然离开我们的。虽然时光已逝去多年，但她的音容笑貌，她的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，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她是我母亲的姐姐，在家排行老二。因为外公外婆只生了四个女儿，二姨妈便当作儿子一样留在家里，招婿上门。那地方是一个名叫“洞界”的山旮旯，村子四周是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，高山下的乱石中，躺着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的山地。二姨妈一辈子就在这山地里耕耘，种玉米，点黄豆，植红薯，用微薄收成，撑起全家人的生活。

年轻的时候，二姨妈就是村里的劳动好手。虽然没有上过学，但下地干活，上山打柴，喂猪养羊，样样干得来，事事做得欢。在大集体年代，挣的工分比村里男人们还多。

有一年，生产队举行“挑农家肥”比赛，就是比谁挑的猪粪牛粪多。二姨妈凭着结实的身子骨，挑了一担216斤重的农家肥而一举夺冠。后来，村里面的人就送给她一个响亮的名号：“一等劳动力”。因为这个名号，她被同村的一个小伙看上了眼。不久，这小伙便成了我们的二姨父。

结婚后，他们一连生育了9个孩子。孩子们在姨妈姨父的呵护下长大成人，而且一个比一个争气。有在厂子里当工人的，有在部队当兵的，也有在医院当医生的。在她50多岁的时候，还收养了两个小孩，一个是她的大孙子，一个是我的弟弟。我弟弟是在母亲病重时，被二姨妈接过去抚养的，当时才1岁多。村里面的人都说，二姨妈一辈子生育了9个孩子，却抚养了11个孩子，真不容易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二姨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，嗓门高，喊一声，全村的人都听得见。无论什么事都能干，干什么事都得心应手。小时候每次到姨妈家走亲戚，每次都是在地里面才能找到她。她不是在给玉米锄草，就是在给黄豆上肥，经常晒得满脸通红。有时我想不通，就问：“姨妈，你这么拼命干活，难道不觉得累吗？”姨妈摸着我的头，笑哈哈地说：“干活是在锻炼身体，怎么会累呢！”

在伊犁，这片被誉为“天马故乡”的广袤大地，从呱呱坠地起，我就与马结下了难以言说的情缘，这缘分如同伊犁河谷肥沃土地里的根系，错综复杂又深沉绵远。

儿时，我在兵团连队度过无忧无虑的时光。连队里，几匹马是劳作的好帮手，静静伫立在马厩，偶尔喷着响鼻，踏动蹄子，那股子劲仿佛随时准备奔赴田野。不远处，几户牧民骑着马，赶着羊群，悠然穿梭在天地间，勾勒出一幅天然的草原牧歌图。那时年少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总觉得万物皆可亲近。一天，看到牧民拴在木桩上的枣红马，高大俊美，阳光洒在它身上，皮毛亮得如同上好的绸缎，鬃毛随风轻轻飘动。我的好奇心瞬间被点燃，脚步不受控制地慢慢靠近，一心只想摸摸这漂亮的生灵。可就在指尖触碰到它

身躯的刹那，毫无征兆地，它猛地一踢，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。只觉腹部一阵剧痛袭来，如遭重锤，我整个人蜷缩起来，捂着肚子，冷汗瞬间布满额头，疼得说不出话。那一刻，整个世界仿佛都暗了下来，只剩下无穷的疼痛。许久，疼痛才稍稍缓解，若是这一脚再偏些，后果不敢想象。自那以后，马成了我心中的恐惧之源，每次远远瞧见，都忍不住绕道而行。

命运却好似故意开玩笑，越是害怕的事物，越是如影随形。长大成人，我穿上警服，成为维护一方安宁的警察。工作中，常常要奔赴偏远牧区的案发现场，那些地方山路崎岖，车辆难以通行，马便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。起初，每次靠近马，儿时被踢的惨痛记忆就如潮水涌上心头，双手微微颤抖。但任务在身，容不得退缩。日复一日地相处，我